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四十九 第七

唐太僕令啓玄子王冰次註

宋光祿卿直秘閣林億等校正

宋守尚書屯田郎孫兆重改誤

著至教論篇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四時病類論之本末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

明堂布政之宮也八窓四闔上圓下方在國之南故稱明堂夫求民之瘼恤民之隱大聖之用心故召引雷公問拯濟生靈之道

雷公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

言所知解但得法守數而已猶未能深盡精微之妙用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

習道有五一誦二解三別四明五彰

足以治羣僚不足至侯王

公不敢自高其道然則布衣與血食主療亦殊矣

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

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

樹天之度言高遠不極四時陰陽合之言

順氣序也別星辰與日月光言別學者二

明大小異也○新校正云按大素列作列字

上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皇

公欲其經法明著通於神農使後世見之

疑是二皇並行之教○新校正云按全元

起本及大素疑作擬

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

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

傳後世可以為寶

以明著故

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

誦亦諭也諷諭者所以比切近而令解也

帝曰子不聞陰陽傳乎曰不知曰夫三陽天

為業

天為業言三陽之氣在人身形所行居上

也陰陽傳上古書名化者○新校正云按

大素天作大

上下無常合而病至偏害陰陽

上下無常言氣乘通不定在上下也合而

病至謂手足三陽氣相合而為病至也陽

并至則精氣微故偏損害陰陽之用也

雷公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解

莫當言氣并至而不可當

帝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并至如風雨

上為顛疾下為漏病

并至謂手足三陽足三陽氣并合而至也足

大陽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頰上其支別

者從顛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顛入絡腦

還出別下項從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入循

昭絡腎屬膀胱手大陽脉起於手循臂上

行交肩入缺盆絡心循咽下兩抵胃屬

小腸故上為顛疾下為漏病也漏血膿出

所謂并至如風雨者言無常準也故下文

曰○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漏病謂膀胱

漏泄大小便數不禁守也

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上下以書別

言三陽并至上下無常外無色氣可期內無正經常爾所至之時皆不中經脉綱紀所病之證又復上下無常以書記鈐量乃應分別爾

雷公曰臣治踈愈說意而已

雷公言臣之所治稀得痊愈請言添意而已疑心乃止也謂得說則疑心乃止

帝曰三陽者至陽也

六陽并合故曰至感之陽也

積并則為驚病起疾風至如礮礮九竅皆塞

陽氣滂溢乾嗑喉塞

積謂重也言大陽重并洪盛莫當陽憤鬱

惟盛是為滂溢無涯故九竅塞也

并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為陽澀

陰謂藏也然陽薄於藏為病亦上下無常

定之診若在下為病便數赤白

此謂三陽直心坐不得起卧者便身全三陽之病

足大陽脉循肩下至腰故坐不得起卧使身全也所以然者起則陽盛鼓故常欲得

卧卧則經氣的故身安全○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便身全作身重

且以知天下何以別陰陽應四時合之五行

言知未備也

雷公曰

新校正云按自此至篇末全元起本別為

一篇名方感衰也

陽言不別陰言不理請起受解以為至道

帝未許為深知故重請也

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于

至道之要

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後世相習去聖久遠

而學者各自是其法則惑亂於師氏之教

旨矣

病傷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別是世主

學盡矣

言病之深重尚不明別然輕微者亦何開愈令得遍知耶然猶是不知明出主學教

之道從斯盡矣

腎且絕惋惋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殷

舉藏之易知者也然腎脉且絕則心神內樂筋骨脉肉日晚酸空也暮晚也若以此

之類諸藏氣但少不出者當人事萎弱不

復殷多所以爾者是則腎不足非傷損故

也○新校正云按大素作腎且絕死死旦

暮從馬貫切

示從容論篇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名從容別白照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

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為余言

子所長五臟六腑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

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

治之過失

五臟別論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髓腦

為臟或以腸胃為臟或以為腑敢問更相

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岐伯曰

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所生也

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

恒之腑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

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夫寫而不藏此受

五臟濁氣故名曰傳化之腑是以古之治

病者以為過失也
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為世所怨
不能知之動陽生者故人聞議論多有怨
咎之心焉

雷公曰臣請誦脉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別異
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言臣所請誦脉經兩篇衆多別異比類例
猶未能以義而會見十全又何足以心明
至理平安猶何也

帝曰子別試通五臟之過六腑之所不和鍼
石之敗毒藥所宜湯液滋味具言其狀悉言
以對請問不知

過謂過失所謂不率常候而生病者也毒
藥攻邪滋味充養試公之問知與不知爾
○新校正云按大素別試作誠別

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冤當
投毒藥刺灸砭石湯液或已或不已願聞其
解

公以帝問使言而藏之過毒藥湯液滋味
故問此病也

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余真問以自謬
也

言問之不相應也以問不相應故言余
真發問以自招謬誤之對也
吾問于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

窈冥謂不可見者則形氣榮衛也八正神
明論岐伯對黃帝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
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
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
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

於冥冥焉由此帝故曰吾問于窈冥也然
肝虛腎虛脾虛則上下篇之旨帝故曰子
言上下篇以對何也

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沈散似腎
此皆工之所能亂也然從容得之

脾虛脉浮候則似肺腎小浮上候則似脾
肝急沈散候則似腎者何以然以三藏相
近故脉象參差而相類也是以工惑亂之
為治之過失矣雖爾乎尤宜從容安緩審

此類之而待二藏之形候矣何以取之然

浮而緩曰脾浮而短曰肺小浮而滑曰心
急緊而散曰肝搏沈而滑曰腎不能此類
則疑亂彌甚

若夫三藏土木水參居此童子之所知問之
何也

脾合土肝合木腎合水三藏皆在兩下居
止相近也

雷公曰於此有人頭痛筋掣骨重怯然少氣
噦噦腹滿時驚不嗜卧此何藏之發也脉浮
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藏者
以知其比類也

脉有浮弦石堅故云問所以三藏者以知
其比類也
帝曰夫從容之謂也
言比類也

夫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於經年壯
則求之於藏

年之長者甚於味年之少者勞於使年之
壯者過於內過於內則耗傷精氣勞於使
則經中風邪甚於味則傷於府故求之異

也

今子所言皆失八風苑熟五藏消燼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

脉浮為虛弦為肝氣以腎氣不足故脉浮弦也黃胡既切

沈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第七

石之言堅也著謂腎氣內薄著而不行也

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

腎氣不足故水道不行肺藏被衝故形氣消散索盡也

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

腎氣內著上歸於母也

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

經不然也

雷公曰於此有人四支解墮喘欬血泄而愚診之以為傷肺切脉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以為傷肺而不敢治是乃狂見法所失矣

砭方命切

譬以鴻飛亦沖於天

鴻飛冲天偶然而得宜其羽翮之所能哉

粗工下砭石亦猶是矣

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庶援物比類化之冥

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

經謂經脉非經法也

今夫脉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

陽明也

足太陰絡支別者入絡腸胃是以脾氣外

絕不至胃外歸陽明也

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脉亂而無常也

二火謂二陽藏三水謂三陰藏二陽藏者

心肺也在高上故三陰藏者肝脾腎也

以在高下故然三陰之氣上勝二陽陽不

勝陰故脉亂而無常也

四支解墮此脾精之不行也

土主四支故四支解墮脾精不化故使之

然

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

腎氣遽入於胃故水氣并於陽明

血泄者脉急血無所行也

泄謂泄出也然脉氣數急血溢於中血不

入經故為血泄以脉奔急而血溢故曰血

無所行也

若夫以為傷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類是

知不明也

言所識不明不能比類以為傷肺由夫狂

言耳

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為使

真藏壞決經脉傍絕五藏漏泄不切則嘔此

二者不相類也

肺氣傷則脾外救故云脾氣不守肺藏損

則氣不行氣不行則胃滿故云胃氣不清

肺者主行榮衛陰陽故肺傷則經脉不能

為之行使也真藏謂肺藏也若肺藏損壞

皮膜決破經脉傍絕而不流行五藏之氣

上溢而漏泄者不切血則嘔血也何者肺

主鼻胃應口也然口鼻者氣之門戶也今

肺藏已損胃氣不清不上切則血下流於

胃中故不切出則嘔出也然傷肺傷脾切血泄血標出且異本歸亦殊故此二者不相類也

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理白與黑相去遠矣言傷肺傷脾形證懸別譬天地之相遠如黑白之異象也

是失吾過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

是猶此也言雷公子之此見病跡者是吾不教子比類之道故自謂過也

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

新校正云按大素作經是謂至道也

明引形證比量類例今從容之旨則輕微之者亦不失矣所以然者何哉以道之至妙而能爾也從容上古經篇名也何以合之陰陽類論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脈須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明古文有從容矣

疏五過論篇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名論過失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

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

嗚呼遠哉嘆至道之不極也閔閔乎言妙用之不窮也深淵清澄見之必定故可測

浮雲深寓際不守常故莫知○新校正云詳此文與六微旨論文重

聖人之術為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為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

慎五過則敬順四時之德氣矣然德者道之用生之主故不可不敬順之也上古天

真論曰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也由此則天降德氣人賴而生生氣抱神上通於天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此之謂也○新校正云按為

萬民副揚上善云副助也

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所對

經未師授心匪生知功業微薄故早辭也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

病從内生名曰脫營

伸屈故也貴之專榮賤之屈辱心懷恭慕志結憂惶故雖不中邪而病從内生血脉

虛減故曰脫營

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

富而從欲貪奪豐財內結憂煎外悲過物然則心從想慕神隨往計榮衛之道閉以遲留氣血不行積并為病

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

言病之初也病由想戀所為故未居藏府事因情念所起故不變軀形醫不悉之故診而疑也

身體日減氣虛無精

言病之次也氣血相迫形肉消燬故身體

日減陰陽應象大論曰氣歸精精食氣本氣虛不化精無所滋故也

病深無氣灑灑然時驚

言病之深也病氣深殺氣盡陽氣內薄故惡寒而驚灑灑寒貌

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

血為憂煎氣隨悲滅故外耗於衛內奪於榮

榮病深者何以耗奪故爾○新校正云

按大素病深者以其作病深以

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

失謂失問其所始也

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

飲食居處五方不同故問之也異法方宜

論曰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魚鹽之地

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安其處美其

食西方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

引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

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北方者天地所

閉藏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水冽其民樂

野處而乳食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

盛處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其民嗜

酸而食膾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

生萬物也眾其民食雜而不勞由此則診

病之道當先問焉故聖人雜合以法各得

其所宜此之謂矣

暴樂暴苦始樂後苦

新校正云按大素作始苦

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

喜則氣緩悲則氣消然悲衰動中者竭絕

而失生故精氣竭絕形體殘毀心神沮喪

矣

暴怒傷陰暴喜傷陽

怒則氣逆故傷陰喜則氣緩故傷陽

厥氣上行滿脈去形

厥氣逆也逆氣上行滿於經絡則神氣憊

散去離形骸矣

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精精華日脫邪

氣乃并此治之二過也

不知喜怒哀樂之殊情樂為補寫而同貴

則五藏精華之氣日脫邪氣薄蝕而乃并

於正真之氣矣

善為脈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為工而

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

奇恒謂氣候奇異於恒常之候也從容謂

分別藏氣虛實脈見高下幾相似也示從

容論曰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沈
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然從容分別而
得之矣

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侯王

貴則形樂志樂賤則形苦志苦苦樂殊貴

故先問也封君敗傷降君之位封公卿也

及欲侯王謂情慕貴而妄為不已也○

新校正云按大素欲作公

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

憂惶煎迫佛結所為

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癢雙為擊

以五藏氣留連病有所并而為是也

醫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為柔弱亂至失常病

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

嚴謂戒所以禁非也所以今從命也外為

柔弱言委隨而順從也然戒不足以禁非

動不足以從令委隨任物亂失天常病且

不移何醫之有也

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切脈問名當合

男女

始終謂氣色也。脉要精微論曰：知外者終而始之，明知五色氣象終而復始也。餘緒謂病發端之餘緒也。切謂以指按脉也。問名謂問病證之名也。男子陽氣多而左脉大為順，女子陰氣多而右脉大為順，故宜以候常先合之也。

離絕苑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雖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

離謂離間親愛絕謂絕念所懷苑謂苑積思慮結謂結固餘怨夫間親愛者冤遊絕所懷者意喪積所慮者神勞結餘怨者志苦憂愁者閉塞而不行恐懼者蕩憚而失守威怒者迷惑而不治喜樂者憚散而不藏由是八者故五藏空虛血氣雜守工不思曉又何言哉。○新校正云：按蕩憚而失守甲乙經作不收。但憚者

富大傷筋絕脉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斬筋絕脉言非分之過損也。身體雖已復舊而行且令津液不為滋息也。何者精氣耗滅也。澤液也。

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腹積寒是。

陽謂諸陽脉及六府也。是謂熱也。言非分傷敗筋脉之氣血氣內結留而不去，薄於陽脉則化為膿久積腹中而外為寒熱也。粗工治之，至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

不知寒熱為膿積所生以為常熱之疾，暴施其法數刺陰陽經脉氣奪病甚，故身體解散而不用四支廢運而轉筋如是故死日有期。豈謂命不謂醫耶。

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為粗工。此治之五過也。

言粗工不必謂解不備學者縱備盡三世經法診不備二常療不順五過不求餘緒不問持身亦足為粗略之醫爾。

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

言是五者粗名受術之徒未足以通悟精微之理。人間之事尚猶懵然。

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

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部分知病本始。入正九候診必副矣。

聖人之備識也。如此工宜勉之。治病之道氣內為實。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

言之治病必行於形氣之內。求有過者是為聖人之實也。求之不得則以藏府之氣陰陽表裏而察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大素作氣內為實。揚上善云：天地間

氣為外氣，人身中氣為內氣，外氣載成萬物是為外實，內氣榮衛生故為內實。治病能求內氣之理是治病之要也。

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守數謂血氣多少及刺深淺之數也。據治

謂據穴俞所治之旨而用之也。但守數據治而用之則不失穴俞之理矣。殆者危也。不知俞理五藏苑熱癰發六府

苑積也。熱熱也。五藏積熱六府受之陽熱相薄熱之所過則為癰。

診病不審是謂失常

謂失常經術正用之道也

謹守此治與經相明

謂前氣內循求會之理也

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審

於終始可以橫行

所謂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

之變化也言此二經揆度陰陽之氣奇恒

五中者皆決於明堂之部分也揆度者度

病之深淺也奇恒者言奇病也五中者謂

五藏之氣色也夫明堂者所以視萬物別

白黑審長短故曰決以明堂也審於終始

者謂審察五色因王終而復始也夫道循

如是應用不窮目牛無全萬舉萬當由斯

高遠故可以橫行於世間矣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四十九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五十 榮八

唐太僕令林玄子王水次註

宋光祿卿直秘閣林億等校正

宋守尚書也四即孫兆重改註

微四失論篇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名方論得失明著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

受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

失之雷公對曰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時有

過失者願聞其事解也

言循學經師受傳事業皆謂十全於人庶

及乎施用正術宣行至道或得失之於世

中故請問其解說也

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邪

言謂年少智未及而不得十全耶為復且

以言而雜合衆人之用耶帝疑先知而反

問也

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

明知工之所循用也

謂循學而用也

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

失故時疑殆

外謂色內謂脈也然精神不專於循用志

意不從於條理所謂粗略揆度失常故色

脈相失而時自疑殆也

診不知陰陽通從之理此治之一失矣

脈要精微論曰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

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

微下陰陽有時與脈為期又曰微妙在脈

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由此故診

不知陰陽通從之理為一失矣

受師不卒妄作離術緣言為道更名自功

新校正云按大素功作巧

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不終師術惟妄是為易古變常自功循已

遺身之咎不亦宜乎故為失二也老子曰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蓋嫌其妄也

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

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

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貧賤者勞富貴者佚佚則邪不能傷易傷